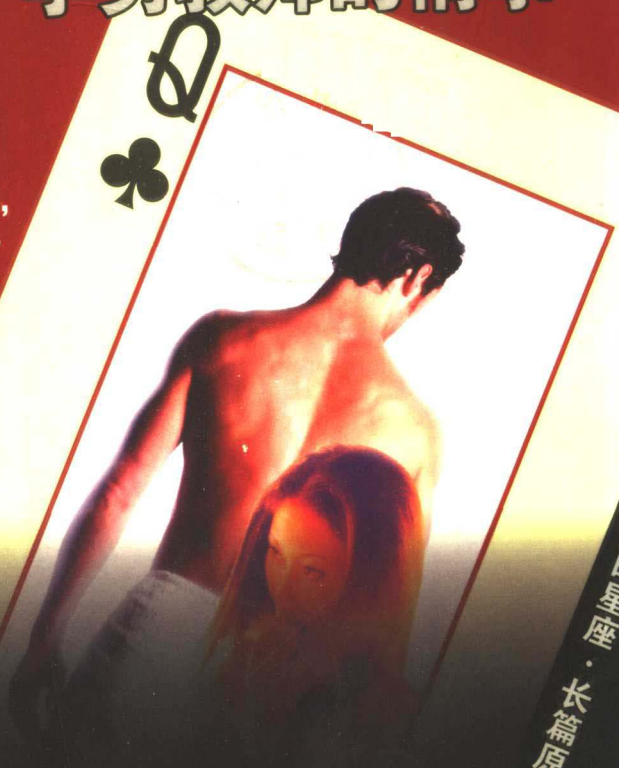


罗望子 著

梅花弄

一个中学男教师的情事

Q: 恍若皇后，
实女子。圈内一
线，性侵害也。
弄“梅花”者，
其心态昭然
也。



太白星座·长篇原创丛书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罗望子 著

梅花弄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花弄/罗望子著.—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5

I. 觅… II. 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1980 号

梅花弄

罗望子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

太白文艺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.5 印张 2 插页 134 千字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7 - 80680 - 288 - 6/I · 193

定价:21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710077)

0

这一天,我像往常一样捧着一叠作文本回办公室,感到左边胸部一阵剧痛。几个星期以来,这毛病一直折磨着我,我也一直不以为意。

“不妙……”我在墙上靠了一两秒。

“真可笑。”我坐在椅子上大喜过望:至少在心痛的这些日子里,我不会也不应该再去考虑性的问题了。我喝了一口水,痛楚稍为减轻一点儿,立即又觉得自己将要像一只被捆住手脚的衰老狮王,不禁悲从中来。劳累太多竟落得如此下场!我38岁了,哎呀我才38岁,38年的岁月,我把我的生活填得满满的。我把自己培养成材,我奋斗过,我曾经改变过事态的进展方向。然而,你瞧瞧现在这个征服我、占有我并在重要性上超过世界的东西……这太可笑了,也太可怕了。

等了一下,我擦擦汗,疼痛稍一缓解,便改起作文。我改了一本又一本,一本又一本,这中间,还有学生捧来练习簿,我胸部的疼痛似乎也不那么剧烈了,不过仍然存在,是一种新鲜的感觉,就像生命的一种新的意义那样,这疼痛迫使我想到自身,我不能不感到忧愁。

可能我的忧愁在脸上有所反映,优香问我怎么回事。我说没事。



我不需要优香的关心,这种关心让我非常恼怒,好像昨天和她睡了一觉,她就掌握了对我生杀予夺的大权。但这天早晨的优香好像要对我负责到底,也可能我脸上的忧愁越来越浓,优香问到底咋的。我说心里难受,可能要吐。说着就站起来,心潮起伏,直往楼下的厕所奔。优香刚刚打扫完办公室,准备去洗抹布,她跟着我下了楼,到了水池边,我则继续奔向厕所。一进厕所,我就像来到天堂,大吐特吐。我吐得昏天黑地,心旷神怡,连苦胆胃黏膜一起吐了出来,吐过之后,就着厕所里肮脏的水龙头清清口,再吐,直到只剩下干呕回到办公室。优香呆呆地坐在椅子上,不经意地瞟我,有些不高兴。

“妈的,幸亏我跑得快。”

你真吐了,她问。我说我吐不吐关你屁事。优香也不介意,问我早上吃了什么。我老实说木炭请吃了烧饼。馋的你,优香不再开口,出得门去。

我没想到,在我面前小鸟依人状的优香,立即像只老鹰一样把木炭抓了过来。木炭赶紧来慰问我有没有事,要不要上医院。我说吐是吐了,但不能怪你。

这天早晨,我吃了一碗粥,木炭打了一夜麻将,路过我的办公室,请我吃早饭。我本来不想去,架不住喊,还是去了。我吃了一个烧饼,一碗豆腐脑。另外,还抽了木炭三根烟。我早晨一般不抽烟的,可能就是烟捣的鬼,因为木炭他们并没有出问题,而我却在闹肚子。现在,我坐在椅子上,空荡荡的,那感觉就和昨天与优香睡觉之后一样没着落。

和优香做纯粹是弄假成真。不清楚优香是不是早有预谋,反正我们玩笑惯了,从来没有当过真。我们无话不谈,但优香绝对不是我想上床的那种人。

记得有一次从南京回来,那几天我说话总带“操”字,好像六朝古都就给了我这么一点儿洗礼,我一不留神就“我操!”“我操!”,优香不解其意,问“我操”到底什么意思。也许她懂装不懂,也许她确实不懂,谁知道呢,优香和我一起,别的没有起色,接受新事物倒是突飞猛进了。我说你真想知道,她说她真的不懂,我就老实告诉她,“我操”就是“我干你”的意思,优香听了还笑出声来,那时我并不认为优香有多俊,反倒觉得她落落大方,比那种扭扭捏捏要做婊子又立牌坊的小女人高雅多了。哪知优香得寸进尺,出了“老夫老妻”一谜让我打两部电影。

《老枪》、《老井》,这种东西固然是小儿科,也吊我的胃口,我立即还以颜色:光身子的男人坐在碌碡上——打两个成语。以卵击石,优香难能可贵地答上了一个。另一个是坐以待毙——我话音刚落,优香惊叫不已,好像中弹一样。事后优香说她是惊叹,不管是惊叹还是惊叫,我们都兴致勃勃,为的是在闲暇时间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而庆幸而容光焕发。

昨天晚上,我到办公室改作文,不久,优香也来值班,我说晚上干什么,优香说你想干什么。我说考试呢,讲课呢,还是让他们自习。优香说你想干什么。我说你把窗帘拉上。优香拉上窗帘。你把门关上。优香就把门关上。我不敢开口了,我感到有点不对了。

优香说你怎么不让我把灯灭了。办公室里一片漆黑。我说外面有人哩。我们这幢楼的对面有教学楼,还有行政楼,那里灯火通明。优香说你想干什么。优香的声音越来越响,优香的身影也越来越高大,我话没说完优香的嘴就压上了我的嘴,一只手就摸到我的下面。我睁大眼睛,谛听着门外来来往往的脚步,黑暗里,我感到优香闭着双眼,一副沉迷其中的姿态。后来优香不等我要求就给我解除全副武装,咬起我,问我舒服不舒服,我说舒服当然舒服,就是舒服得不够,我

的意图很明显,但是优香不干。我说我很难受,优香说就是要让你难受。

那一瞬间,我终于体验到,偷情是快乐的,我是快乐的,优香是快乐的,我听到优香在我身下快乐地歌唱,我说你唱什么呀,我听不太清,优香的歌唱就像一只接触不良的音箱突然振聋发聩。我操!

可我还是得承认,我不喜欢优香。这与她扁平的胸部无关。也与睡觉之后优香的口臭无关。睡觉之后我们继续接吻,抚摸。我们呆在黑暗中,紧张地谛听着外面的脚步声,隔墙的开门关门声,我们紧张,是因为随时有人进来。呆得久了,蚊子开始来骚扰我们,我们就把对方的屁股拍得山响,这时候优香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:你怕啦!我说怕什么,睡都睡了。优香冷冷一笑,你不怕从此跑不出我的手心儿!

事后想来,优香可能是戏言,但我始终转不过弯子。我怎么就怕了她?无非就是再和她睡觉呗,这有什么不好。只是她这么一说,我再也没有和她睡觉的念头了。

“优香,你怎么能这样!”优香红光满面,好像昨晚偷情的快感过了一夜更为高涨了。“我给你把凶手逮来了,你不谢我!”

我操。优香可不管我操不操,她转过去问木炭怎么补偿。木炭说这还不简单,我再请他一顿。优香连连追问何时何地何种档次,把个木炭弄得毫无招架。

也活该木炭倒霉,木炭是优香的崇拜者,他曾悄悄对我说,能搞到优香,此生足矣。当时我嘿嘿一笑:性究竟是个什么东西?为什么优香对木炭来说就那么重要?木炭被人称为采花大盗,他能这样,绝然不是戏言,可是他怎么会在优香面前失了手,他又怎么能相信他梦寐以求的优香已经让我不费吹灰之力搞了,而且只要我高兴,还可以继续搞!



1

如此大言不惭,可能会有人认为我对女人真的没有“性趣”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上午我的时间还是挺紧的,我和蒋梅早就约好,今天去吃西餐。

吃顿个把西餐并不要紧,问题是要有胆儿。和蒋梅好上之后,我们还从没在大庭广众之下露过脸哩,讨论过多次,每次都泡汤。这回是蒋梅提出来的。“偷欢必不可少,西餐则别有风味,”蒋梅能这样说,可见她的进步,也足见她这回是豁出去了。可是她用偷欢这样的词,偷欢一说我不但不赞成,而且有点反感。说实话,和蒋梅一起,比和李明有趣多了,就不用提天上飞的优香了。可是我从来没把和蒋梅一起看做偷欢。偷欢总不能长久,而我和蒋梅是要长久下去的;偷欢有违人伦,而我与蒋梅之间是那么自然,没有一丝一毫的犯罪感。我这么一说,蒋梅没有辩解,只是正色地说,程朱先生,蒋梅是个记者,追求的是真实,蒋梅也是个平凡的女人,不可能像你那样的老夫子总是一套一套的,明明是偷情,偏偏还一本正经,不愿承认,还死皮赖脸要找到偷的理由,我忘不掉你不错,总那么偷偷摸摸也难以忍受吧。

可就是这么一个鲜活的早晨让木炭给毁了,让优香毁了,让呕吐和作业本毁了,现在已经上午十点,到哪里去等蒋梅?哪里才能找到蒋梅!这时候,我倒是希望那锥心的痛楚来得更猛烈一些哩。

我们只约定了见面时间,却没有约定见面地点。每次见面,蒋梅总要玩点花样。

事后我听蒋梅说,这个早晨,她早早就出来了。出门之前,她的电话飘飘悠悠响了一遍又一遍。等电话停下,蒋梅拿起话筒,勾在脖子上,尔后又放下来,她在电话铃声的持续悠扬下,如同解开皮带一样松开门链,如同撕开裤子拉链一样把门闪出一线缝。这个早晨的蒋梅,收到两包鲜花和一个礼品盒。

“夜晚的时候,歌声向我飘来,可是你已经不在那儿。”

不用猜,这准是利民送的花,蒋梅是利民的偶像,利民是蒋梅的崇拜者。有很多很多的男人崇拜蒋梅,就像这个利民,他妄图用泰戈尔的诗句来打动蒋梅。

“我是在给你说话,我的爱,我的心灵几乎觉察不到我的声音——告诉我,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吗?它有没有从那生命的界线之外为你带来什么信息?”

蒋梅常常躺在我的臂弯里,用一口纯正的国语念那些夹在鲜花里的小纸片,不无炫耀。

蒋梅的这个崇拜者也怪,他每次送花给蒋梅,总是纯然一色:火红的、绛紫的、深蓝的、墨绿的,今天早晨的蒋梅就将怀抱一束火红的玫瑰穿过河流似的大街小巷,寻找等待着她的程朱。她怎么可能找到我呢,那时候我不在课堂上,就在厕所里。她说她那时想象着我也在找她,焦急地等待着她降临,一想到我因为找她不着而焦急万分,怀抱鲜花的蒋梅徜徉在街道上,心里面就会不时涌现出甜蜜的暖流。

2

10点55分,我终于在新世纪广场的花坛边找到我的蒋梅。我的蒋梅头也没梳,脸也没洗,怀抱鲜花如同抱着我们的孩子。我答应过要同她生孩子的。我站在她旁边好一会儿,看着她,生怕她又消失,搜索着解释迟到的台词。

蒋梅说,好啦,我就不难为你了,你看好多人等着看我们的好戏哩。蒋梅就这点好,不像李明得理就不让人。当然拿蒋梅同李明比有点儿不近情理,李明毕竟是我的老婆嘛。

后来的时间就花在找西餐店上,我们跑了一家又一家,不是太脏就是太挤,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干净点儿的,人少点儿的,蒋梅又怀疑走进陷阱,店家黑倒不要紧,就怕吃坏肚子。

蒋梅知道我是一个烂肚子,我也没敢把早晨呕吐的事告诉她,她不会穷根究底,但是我如果讲开了头,不说个干净自己也难受。蒋梅这一关爱不要紧,我们没多久就走遍了整个月亮城,西餐没到嘴,肚子却饿扁了。

我对蒋梅说,算了,就将就点儿吧。蒋梅粉脸含春,那怎么行,头一次出来就将就着,吃坏肚子怎么办。那就吃阳春面吧,蒋梅一听索性叫起来:你怎么啦,行,这一顿我请!我怎么解释她都不理了。

依我昨晚得到的经验,就该一走了之,可是我走能走得了吗。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,这个蒋梅可不同于那个优香,我只得继续拥着蒋梅走下去,好像月亮城是个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圆形废墟。

当我们第五次绕过旗杆巷的时候,我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了,蒋梅呢,蒋梅越走越有精神,越走越光彩夺目,此时我不但不能认输,还得表扬她的坚忍不拔。我对蒋梅说,蒋梅,我们今天走了天下最难走的路,走了走不完的路。是啊是啊,蒋梅深有同感地依偎在我的胸前,但是她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,她说,我真幸福,我以为出门挺难的,其实有什么难,我们不是出来了吗,我们不是走了一遍又一遍吗,我们很风光不是?

是的,我说。

你拥着一个漂亮女人行走在月亮城里风光不风光?

风光,我说。

那么我们何苦要做个鼯鼠!

我理解蒋梅的意思,没有人比我再了解蒋梅了。蒋梅的意思,既然相亲相爱,就该堂堂正正,就不该偷偷摸摸,不要像地洞里的鼠类那样活得猥琐。“我们不要做鼯鼠!”我机械重复着蒋梅的话语,心潮起伏,眼前一亮,我突然就像黑色闪电窜向了曙光中路。

因为我看见了梅眉!这时候,我多么像煞一只在大街上撒野的鼯鼠啊,我忽然什么也不怕了,不怕蒋梅生气,也不怕惹下弥天大祸,还有什么比捉住梅眉更重要的事哩。我忘记了心头之痛,忘记了性的问题,只想把梅眉逮住,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,以至离小梅眉还有30米我就叫起来:“小梅眉!小梅眉!”我这样做既是情不自禁,也是在埋下伏笔,我要让蒋梅知道我在做什么,在这件事上我不想隐瞒,也不想事后再去挖空心思解释。

3

小梅眉立在一个摊头前,手指伸向一个头饰。小姑娘确实耳朵尖,听到我的叫声就转过身来,阳光把她的脸蛋照得透明至极。

“程老师,是你叫我!”我一把扯住梅眉的胳膊,“到那边再说。”

我很高兴小梅眉叫我老师,这说明她还记得我。这个老师就说,小梅眉,中午怎么不睡觉,跑出来逛街?

小梅眉说,怎么啦我闷死啦。

你们老板不管你?

今天不是星期三吗,他和情人约会去了。

你怎么知道?

地球人都知道,小梅眉说,一到星期三,我们老板的手机就像得了疯病的狗。

老师被她逗笑了,老师一笑,她就觉得自己很聪明,由着老师圈着她的肩走进附近的一家茶馆。你肯定没吃饭吧,老师问。我本来带了10元钱,刚出校门就花了,她从挎包里拿出本书《怎么赚大钱》。

你怎么看这种书?

小梅眉一脸天真地问：我怎么就不能看哪！老师，你总不至于像我们以前的班主任那样吧。

你们班主任咋的啦？

猪脑！

进展之快有些出乎意料。小梅眉竟然敢骂我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她的老师啊。小梅眉竟然敢骂老师，这至少说明，在她心目中，我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关系了。

我真正盯上小梅眉是在三年前的一次考试，教师轮流监考的时候，我没想到学校里有这么靓的女孩子，靓丽却不新潮。小梅眉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，两只小杏仁不见踪影。那还是她上初二的时候，我在考场踱来踱去，小梅眉总是不看我。老师不断地调换角度从不同侧面窥视她，觉得她怎么看怎么有味。

学校对监考官得很死：不准看书，不准备课，不准改作业。所以我一般不愿意监考，但那次监考是我最舒服的一次。因为监考老师感到空气中布满了青涩的味道，黄豆芽的味道。青涩，带点苦，那肯定是小梅眉身上的气息，这气息像蝴蝶一样在我的五脏六腑乱飞乱撞，缭绕不散。过后我向小梅眉的班主任打听，那个小伙子也很机警，问小梅眉是不是作弊了。我说没有。“这女孩有点儿怪！”小伙子不明所以，这样说着还看了我一眼。我摇摇头，“不能说怪，只是有些特别。”

我再次遭遇小梅眉是午餐值班。学校有值周制度，这一周值班领导和教师必须全面管理教学秩序。中午，我到食堂监督学生就餐情况。学校使用金龙卡电脑系统，插卡服务。按规定，购买者和等候者之间有个空档，如同马路上的安全岛，以免拥挤争抢。小梅眉就站在那个不该站的空档里，我走过去，心里窃喜。

“喂！”我喊了一声，其他学生都听见了，自觉地往后让让，朝我看

看,梅眉离我最近却没听见。没听见最好,我再喊一声。这回她听见了,朝我看看,又朝周围看看,小屁股不屈不挠地撩着,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。我说:我还以为你耳背哩。小梅眉发现所有同学都盯着,而我又堵在她面前,才指着自己的鼻子:“老师,你是说我吗?谢谢。”正好前面的同学买好饭菜,小梅眉撩着屁股像只小鹿挪到窗口。打过饭菜,朝我做个鬼脸,露齿一笑。

这事情发生在三年前:三年里我不知送走了多少优秀的学生,而偏偏对连高中都没有考上的小梅眉记忆深刻,而三年后的小梅眉,愈发像个女人了。



4

现在,我和小梅眉坐在餐馆里,我看着小梅眉的笑,自己也笑着。蒋梅也从小梅眉的椅子后面冒出来,扶着小梅眉的椅背,相互映照之下,两人既像少妇与少女,又像姐姐与妹妹。

我把她们互相介绍,还让小梅眉叫蒋梅“姐姐!”小梅眉就“姐姐”“姐姐”叫起来,她叫得很甜,蒋梅应得也很甜,满脸的灿烂,只有我知道事情有些不妙:蒋梅越是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多情,我越是过不了她的关。说到底,蒋梅是个自重的女人,端庄的女人,她那过分的热情往往不是出自她的本心。

此话按下不表,只说我们继续点菜吃饭。

本来我想简单点,弄一笼小笼包另加一碗馄饨算了,蒋梅一到,我就觉得这有些寒酸,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出来吃西餐的。我提议换个地方。小梅眉不愿意再走,蒋梅也说,好不容易找了个清静,怎么又跑,你要累死我们呀!蒋梅说着,还在小梅眉肉多处使巧劲儿一捏,小梅